



禅与艺术

张育英 著



禅与艺术

张育英 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[浙]新登字1号

封面设计：池长尧

责任编辑：杨淑英

禅与艺术
张育英 著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7,125 插页2 字数15.3万

1992年9月第1版

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900

ISBN 7-213-00825-0/G·182

定 价：4.40 元

J0-85
2YY

465163-5

220

前 言

禅宗是中国佛教一个重要流派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随着我国八十年代掀起的传统文化热，禅宗已成为学者们甚为关注的研究对象。探寻禅学奥秘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早在三十年代，禅学就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和兴趣。一方面，这与日本铃木大拙等人的积极传播分不开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禅的某些思想，迎合了西方社会的需要。

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，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，进行禅学教学和学术交流，并出版了数十部用英文撰写的禅学著作，使西方人得以比较系统地认识东方禅学。一九二七年，铃木在西方出版了《禅佛论集》一书，引起很大反响。历史学家怀特曾把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译介古希腊柏拉图、亚里斯多德著作相比，给予很高评价。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、当代心理学权威艾利克·弗洛姆等人，为铃木的著作作序，加以推崇。铃木研究禅宗的成就和在国际上传播禅学的贡献，使他荣获了文学勋章和泰戈尔奖。

今天，禅在西方已蔚为显学。研究者们从宗教学、文化学、心理学诸方面，对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，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著作。但是，我们也应看到西方学者的研究已超出了

DA130 / 17

东方禅宗原有的理论规范。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，把禅改铸为符合自己口味的精神食粮。他们用禅的反理性特色，怀疑战后资产阶级的传统理性；用禅的超越性，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无政府主义；用禅的人生哲学，化解内心矛盾和摆脱精神的困顿……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一个不容置否的事实：禅的研究已超越了民族的界限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，成为一门为国外学者们关注的国际性学科。

禅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主要是个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。传统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。而禅宗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环节。研究禅宗，即是研究民族文化传统，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，将有利于今天文化的繁荣和发展。

禅宗虽然是佛教流派，它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，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。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，对印度佛教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。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造佛教，掀起一场著名的佛学革命；另一方面，又将佛学精华同传统文化相结合，终成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化佛教。这种对外来文化能动地择取、消化、改造与扬弃的态度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禅宗在中唐以后流行于世，对社会各阶层和意识形态各部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而对文学艺术的影响，更为直接和强烈。它的“自性论”，强调个体的“心”对外物的决定作用，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；它的“顿悟说”，主张直觉式顿悟思维方式，沟通了古代民族整体性思维模式，使人们在对立统一的事物中，体验到具有丰富内涵和无限深广的

象外之意。这对意境论、妙悟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；它的“物我同化”说，触及到了创作灵感问题；它的语言观，揭示了逻辑背后的语言奥秘……

禅宗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，多来自老、庄。如范文澜先生所说：

禅宗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，释迦其表，老庄（主要是庄周思想）其实，禅宗思想，是魏晋玄学的再现，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。

……

禅宗顿教，慧能是创始人，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
禅宗南宗的本质，是庄周思想。

（《中国通史》第四册）

老庄道家思想，对艺术的影响很大。徐复观先生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一书中曾指出，道家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。但是，老庄道家思想，在它产生的年代里，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，也没有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。倒是佛教传入后，老庄道家思想才得以高扬。而禅宗在发扬老庄思想方面，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。

从哲学思想上看，禅宗哲学虽发扬了道家精神，却不是道家哲学的翻版，也不是简单地给道家哲学披上了一件佛学外衣。它是将佛学精华，融入道家哲学，建立起的既有道家哲学特点，又不同于道家哲学的独立的禅学思想体系。

禅宗思想体系的形成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民族文化，成为集宗教、传统、艺术于一身的独特的宗教流派。它对唐代以及

后世的艺术思想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可以说，不了解禅宗思想，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的艺术精神。

当然，禅宗不是传统文化精华的全部。它毕竟是宗教流派，带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。它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。它的“修炼入世”、“境界出世”的两重性，把自己封闭在内心世界里，以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解脱。这种人生态度，无疑是消极的。我们对禅宗，既要认清它的历史局限性，看到它的缺陷和不足，又要批判地继承它正确、积极的一面，特别应深入研究它同艺术之间的关系。因为禅宗应肯定的积极面，多与艺术创作和审美有关。

基于以上认识，我这本小册子，力求从艺术创作理论的视角，对禅与艺术的内在联系，进行探讨，寻求禅之所以对艺术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。

本书分为八章。前三章，寻求禅宗主要理论同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；后五章，从各艺术门类入手，分析禅宗对艺术创作思想的具体影响。

目 录

- 1 前言
- 1 第一章 禅的“自性论”与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
 - 1 一、 自性论与创作主体精神的交融
 - 15 二、 自性论与禅门诗作
- 25 第二章 禅的“顿悟说”与艺术思维
 - 25 一、 顿悟与艺术思维
 - 48 二、 顿悟与潜意识
- 61 第三章 禅的“不立文字”与文学语言
 - 61 一、 禅宗语言观及语言特征
 - 80 二、 禅语与文学模糊语言
- 87 第四章 禅与绘画
 - 87 一、 从佛画到文人画
 - 97 二、 文人画与禅的意境
- 119 第五章 禅与书法
 - 120 一、 从实用艺术到表情艺术
 - 128 二、 草书与禅家情感追求

2 禅与艺术

- 141 第六章 禅与雕塑艺术
- 142 一、 佛雕的民族化与世俗化
- 152 二、 自然、含蓄的审美趣尚
- 159 第七章 禅与音乐
- 160 一、 禅宗音乐思想的形成及特点
- 166 二、 中国佛教音乐的特征
- 182 第八章 禅与建筑艺术
- 183 一、 印度佛教建筑的传入与中国化
- 201 二、 禅的美学思想对建筑艺术的影响

- 213 主要参考书目
- 219 后记

第一章 禅的“自性论”与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

一、自性论与创作主体精神的交融

在人类文化史上，我们看到宗教与艺术之间，存在着相互影响、相互渗透的关系。这种关系，使宗教艺术化，艺术宗教化，构成了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。

在我国历史上，有不少佛教与文学艺术相互影响的例子。就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而言，佛典故事，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；佛经语言给中国文学语言带来了新鲜血液；佛经的“唱导”，演变为中国民间文学新体裁——变文和宝卷等等。这就是说，佛教在思想内容、表现题材、艺术表现形式方面，对中国古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流派，但它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，远比传统佛教广泛和深刻。禅宗不仅在艺术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，给文学艺术带来新鲜经验，而且在创作思想、审美情趣等方面，深刻地影响了唐代艺术家。这种对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影响，用宗教与艺术的一般关系难以解释清楚。

那么，造成禅宗与艺术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
当我们拨开神秘的宗教迷雾，会惊讶地发现，禅宗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联系。而正是这种内在联系，造成禅与艺术相互交融、相互渗透的特殊关系。

这里，我们着重探讨禅的自性论和创作主体精神之间存在的共同性。我认为，它们的共同之处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二者都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的。

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曾说过：“认识自我乃是哲学家探究的最高目标。”其实，认识自我，也是宗教和艺术探究的最高目标。禅的自性论和艺术创作的主体性，就是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自觉追求。

一般来说，宗教寻求“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”（恩格斯语），离不开天国和神灵。宗教信仰者从天国和上帝那里获得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，寻求人生的答案。然而，世界上并不存在天国和上帝，从那里探求人的自我意识，不过是人自己本质的虚幻反映而已。这正如费尔巴哈说的那样：

宗教幻像和幻想，使人的另一个“我”，人的本质与他的意志和知识区分开来，而独立化成为一个甚至又是具有人格的实体。（《西方哲学著作选》下册，第460页）

在这里，费尔巴哈深刻地指出了宗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，也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认识。人把他自己的本质，当作另一个本质来对待。而这个本质，已突破了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，将人的本质异化为神的本质，形成失去真实的自我意识，再从神灵那里寻找虚幻的自我意识的怪圈。这样一来，宗教信

徒们，便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。

禅宗与其他宗教不同，它提出自性论，主张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。

“自性”在传统佛学典籍里原指事物独立的本质属性。由于大乘佛教主张“一切皆空”理论，从而否定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具有自己独立的本质属性。

慧能借用“自性”一词，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，提出了有别于传统佛学理论而又独具民族特色的自性论。

自性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“即心即佛”。慧能在《坛经》中多处指出：“自性能含万法……万法在诸人性中”，“自心归依自性，是归依真佛”，“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”，“万法在自性”，“于自性中，万法皆见，一切法在自性，名为清净法身”，“般若常在，不离自性”，“佛是自性作”，“一切万法，尽在自心中”……

慧能认为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人的内心，由人心决定。能否成就佛道，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内心。

慧能的这一观点，破除了传统佛教主张到西方极乐世界求得解脱和成佛的可能性。把受动于神灵的客观唯心主义，变为成佛由自己内心决定的主观唯心主义。而这一转变，引起了一场佛学史上的重大革命。它的意义，不仅简化了修炼“成佛”的方法，缩短了尘世与净土、此岸与彼岸的距离，更为重要的是把佛性从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拉向每个人的心中，从人的内心世界深处，探求对自身本质的认识，在对自性的感悟中，寻求“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”。这种主张，实际上是以人的主体性，取代了神的虚幻性。

禅宗对人类自我意识的追求，尽管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的

4 禅与艺术

基础上，但比起从神灵或天国那里寻找自我意识，则大大前进了一步。

由于禅宗从人的心灵中寻求“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”，使它同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有了相互交融的可能性。

在文学艺术创作中，艺术家们都不遗余力地表现人的自我意识。十八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人亚历山大·蒲伯在《论人》的诗中写到：“不要以为上帝了解就够了，正是人才是人类进行研究的适当题材。”把人作为创作的题材，目的在于对人类自身的发现和思考，使人们从作品中，发现自身的奥秘，认识自己的才能、智慧、缺点和不足，从而使人性得到全面、完善的发展。

对人类自我意识的表现，早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就有所反映。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。当他们看到构想的自然众神，没有使他们自身的命运得到解脱时，就又创造了半神半人的英雄形象，让半神半人的英雄们，来完成他们理想中的事业。古希腊人之所以塑造这种半神半人的英雄形象，是因为从这一形象中，看到了一个能够战胜一切悲惨命运的理想自我。这是古希腊人改造非我，发展自我的强烈的要求。他们对半神半人英雄形象的赞颂，实际上是对人类自我力量的肯定。古希腊神话的诞生，则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和思考的重要标志。

欧洲文艺复兴，把文学艺术中描写人的自我意识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被恩格斯称为“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，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”但丁，勇敢地宣称：“人的高贵，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，超过了天使的高贵。”（《飨宴篇》）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哈姆雷特之口，赞美人的伟大：

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！理性是多么高贵，力量是多么无穷！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、多么出色，论行动，多么像天使！论了解，多么像天神！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！（《哈姆雷特》）

莎士比亚在歌颂赞美人的伟大的同时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内心世界，成为描写人类内宇宙的大师。对此，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称赞说：

天才地揭示了人的主观因素的全部深度、全部丰富内容、全部热情及其无穷性；大胆地探索生活直至它最隐秘的禁区，……对莎士比亚来说，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，他用天才而有力的画笔描绘出了这个宇宙。（引自《莎士比亚评论汇编》上册，第460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

由于文学艺术致力于探索和描述人的内心世界，追求人的自我意识，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者彼特拉克，将文学形象地概括为“人学”。后来，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大师高尔基也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。“文学是人学”，强调了文学依赖于对人的认识和表现，特别是对人自我意识的具体把握。这种把握，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，延伸至内在心灵，从物理世界深入到心理世界。如苏联作家邦达列夫所说：“文学就是从外在世界向内在世界的伟大的过渡。”（引自《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》）

文学只有把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自己的根本对象，揭

示人的思想感情，才能完成表现人类自我意识的伟大历史使命。

禅宗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也是人学。因为禅宗着力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悟，通过对内心的自悟，来认识人的本性。不过，禅宗对人自我意识的认识和描述，与文学艺术创作还不完全相同。其主要差异表现在：文学艺术的“人学”，是审美意义上的“人学”，它的崇高旨趣，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，求得人的幸福和解放。而禅宗的“人学”，更多地表现为心理学意义上的“人学”。禅宗用“离相”、“无念”的手段，除去表层意识的牵绊，以洞察人心灵深处的隐秘，使人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和超脱。因此，在谈论禅的自性论与创作主体精神的联系时，我们还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中有异。

第二，二者都借对感性世界的体验认识自我。

禅对自性的认识，与艺术家对自我心灵的认识和表现，都离不开对感性世界的观察和体验。

对于传统佛教中的其他宗派来说，修炼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。宗教信仰者们，只要坚信某种信念或坚持坐禅、诵经等，就可以解脱“成佛”。禅宗却反对向佛教经典、佛教偶像和利用参禅等方式求佛，主张通过对感性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来认识自性。认为只有用自己获得的直接经验求得亲证，才能够“自信、自悟、自到、见大知见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十八）。

据《五灯会元》记载，香严智闲禅师到百丈那里学禅，因“参禅不得”，又参拜泐山为师。泐山说：

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，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。此是汝

聪明灵利，意解识想，生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时，试道一句看。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九）

香严被问得“直得茫然”。回去马上查找各种经书，但找不到一句可以酬对的话来。这个饱读经书有学问的人，不由叹道：“画饼不可充饥。”于是将所有经书烧掉，辞别泐山，下决心去做个“长行粥饭僧”，到生活实践中去悟得禅道真义。到南阳之后，一日，“芟除草木，偶抛瓦砾，击竹作声，忽然省悟”。于是沐浴焚香，遥拜泐山，作诗云：

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
动容扬古道，不堕悄然机。
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。
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

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九）

香严从瓦砾击竹声中，体验到禅的“忘知”境界。他由此感到，对禅道的认识，不能靠知解的“修持”，而要在生活中自悟、自证，才能获得禅理真义。

像这样通过亲身体验获得自悟、自证的例子，在《五灯会元》里随处可见。如：

楼子和尚……一日偶经游街市间，于酒楼下整袜带次，闻楼上人唱曲云：“你既无心我也休。”忽然大悟，因号“楼子”焉。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六）

茶陵郁山主……一日乘驴渡桥，一踏桥板而堕，忽

然大悟。随有颂偈云：“我有神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六）

吉祥元实禅师……中夜宿田里，睹星月灿然，有省。
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十四）

礼部杨杰居士……奉祠泰山，一日鸡一鸣，睹日如盘涌。忽大悟，乃别有男不婚、有女不嫁之偈曰：“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。讨甚闲工夫，更说无生活。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第十六）

从这些例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禅宗强调主观心灵的作用，并不否定现实生活，而是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体验，来发现自我，达到对自性的认识。

禅宗对自我心灵认识的途径，与艺术创作的主体性表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文学艺术创作，离不开艺术家自我心灵的表现。任何作品，包括所谓“纯客观”的作品在内，都包含着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因素。黑格尔说得好：

在艺术里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，而心灵的东西，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。因此，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，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。（《美学》第一卷）

这就是说，真正的艺术作品，必须经过艺术家心灵的创造。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理解、认识和评价，即主体的思想感